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加拿大)
戴维·巴伯 / 著

一手抓住 《弥赛亚》

——由此而认知亨德尔

弥赛亚的定冠词

Article of Faith

全面剖析亨德尔

Coming to Grips with Handel

都柏林寻生机

off to Dublin for the Green

成功的收获

The First Fruits

最初的歌词

The Words in the Beginning

又一个美妙的《弥赛亚》

Another Fine Messiah

里程碑还是磨盘石

Milestone or Millstone



人民音乐出版社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一手抓住

《弥赛亚》

——由此而认知亨德尔

〔加拿大〕戴维·巴伯 / 著

张金桐 / 译

耿勇 / 校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手抓住《弥赛亚》:由此而认知亨德尔(加)巴伯
著,张金桐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5

(欧美畅销系列: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ISBN 7-103-02483-9

I.一… II.①巴… ②张… III.清唱剧-音乐
欣赏-德国 IV.J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642号

责任编辑:兰生、孙维峰

责任校对:梅花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3366号

Get A Handel On Messiah

本书由加拿大 Sound And Vision 授权人民音乐出版社独家出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 邮政编码: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5 1 插页 2.75 印张

2002年5月北京第1版 200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40册 定价:6.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68278400

作者按语及鸣谢

接手亨德尔的《弥赛亚》，这样一个如此重大而又广为人知的课题，的确很有挑战性。但恰恰因为《弥赛亚》的广泛性，我敢肯定它还不至于被葬送在本人这本敬意不足但情谊绵绵的小书里。

为了和我以前出版的书相一致，我还是要在此提醒一句：书中涉及的所有事实和信息均属实，至少我也通过有关历史、音乐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由于我所倚重的资料产生时本人尚未出生，我只能设想我的先驱者们是直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还要感谢通常总在我身边的这帮人：戴夫·唐纳德妙趣横生的卡通画、音像出版社杰夫·萨维奇和杰克·萨维奇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我的夫人朱迪·斯科特，她真是一个既有耐心又有价值的评论家。

戴维·巴伯

1994年7月

序

我自命不凡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热心者和亨德尔的崇拜者。《弥赛亚》的每场演出都如同一次探索性的航行，其演出场面总是令我激情满怀。就像漫步在最喜欢的地方，每天都以新的视角观察、发现新的细节。我跟亨德尔一样，也是用古钢琴来指挥这部作品。当我触动琴键并投身于曲谱的音符中，就不难感受到亨德尔的精神所在。

我不止一次地自问：是什么赋予《弥赛亚》不朽的魅力？或许从1742年4月10日的《都柏林新闻通讯》上能够找到一点线索。

“《弥赛亚》排练于昨日上午在音乐厅公开举行……评论家们认为此音乐胜过迄今为止在这里或其他王国上演的任何东西。”

10年以后，一位热心的观众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疲惫不堪且条件也不便，但我还愿顶风冒雨驱车40英里到伦敦去听由亨德尔指挥的《弥赛亚》的音乐会”。

海顿首次听到此音乐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他这样说道。

我本人认为，作品的魅力在于其本身具有的那种直接性。这也正是我们能认识亨德尔博爱的原因。一场高水平的演出，音乐能把观众和乐师们的感情整个融为一体。在《我们都像绵羊》一曲中，还没等到最后几小节音符发挥威力去把观众带入一个精神世界，观众们早就愉快地、不知不觉地跟随着亨德尔“身临其境”了。他用悲伤的咏叹调如此深刻地打动了我们，而又通过“哈里路亚”合唱曲使我们如此振奋。亨德尔对《弥赛亚》感染力的把握真可谓炉火

纯青。

金诺尔总督称赞亨德尔为观众们带来了“娱乐”，亨德尔回答说：“如果只是‘娱乐’就让我遗憾了，我希望给他们更美好的东西”。

亨德尔知道，观众到场时可以各有所想，而他的任务则是要观众去听音乐所讲的故事。通常是一首序曲将我们安顿下来。然后，亨德尔先安排一段动人的演奏，男高音便站起来演唱第一句：“给你安乐”。我们就都坐好开始听了。

我喜欢这个开场，它使我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和妈妈一起听》。当故事的名字播出后，讲故事的人总是先问一句：“你坐舒服了吗？好，我们开始”。

幸运的是《弥赛亚》很有剧场效果。作为一种经常公演、历经各种危险场合的作品，它也必须是这样。我听过非常动人的《弥赛亚》演出，但也不乏一些听似神圣（慢而庄重）、过于时髦（快而媚俗）或自鸣得意（过于乏味）的表演。此音乐表现手法多种多样，甚至包括摇滚和灵魂乐的配器方式，某些版本我也喜欢。至关重要的是其感染力要贯穿到底，那才算是好的演出。

一些人曾忍俊不禁地读过戴维·巴伯以前出版的书。他们知道，透过他那些似乎离谱的幽默，能得到很多事实。因此，如果你想通过《弥赛亚》了解亨德尔，就读这本书吧。

写完这些字，我也要迫不及待地回到亨德尔的音乐中去。对于每一场《弥赛亚》的演出，我的感觉和海顿一样，“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特莱佛·皮诺克

1994年8月于伦敦

目 录

作者按语及鸣谢	(III)
序	(V)
献 词	(VII)
序 曲	(1)
《弥赛亚》的定冠词	(5)
全面剖析亨德尔	(9)
都柏林寻生机	(27)
成功的收获	(33)
最初的歌词	(45)
你把我们带进了又一个美妙的《弥赛亚》世界	(53)
是里程碑石还是磨盘石	(65)
终 曲	(73)
关于作者和插图者	(77)

序 曲



大众喜欢的清唱剧

亨德尔的《弥赛亚》可能是最为人们所喜爱的音乐作品之一，并可以肯定地说它是最广为人们所熟悉的“古曲”音乐标准曲目^①。

《弥赛亚》最初公演于1742年。从那时开始，它几乎每年都被公演，至今已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之久。如同顽强的多年生长植物，《弥赛亚》年复一年地循环着。

尽管亨德尔在有生之年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弥赛亚》的“复兴”工作，其演出在1744年还是停止了，而且从1746至1748年也没有演成。但这均属小故障，并不重要。《弥赛亚》的演出从1749年开始正式循环起来，迄今为止好像从未间断过^②。

音乐历史学家斯坦利·萨迪称《弥赛亚》是“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独身作品”（显然，已婚的作品就无须去申请了），但是，其音乐美妙动人及其他令人羡慕之处是无可非议的。（也有些乏味的合唱曲我不想涉及它们。如《他们的声音已消失》或《应感谢上帝》，但我也认识到持此见解的为少数。）

不管《弥赛亚》的价值何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此处还有待于论证，但对其重大而普遍的魅力是无可非议的。观众和演员都同样喜欢它，是因为它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合唱、华丽的咏叹调独唱，还有一

① 有关使用“古曲”一词问题的详细探讨，可参考本人以前所著的《如果没有巴罗克——易学易懂音乐史》一书中题目为“一个古典问题”的章节。我没有气力在此重复这些东西了。再说，你也应为我这苦苦挣扎的著书人做点什么略表支持嘛。

② 如果有，非常希望你告诉我。



些乐声较轻、至少是在最美章节里那些时隐时现的乐段，真是悲悲切切。唱诗班的组织者们喜欢它，因为它使演出的上座率几乎有了保障，和唱诗班的下一场演出，比如勋伯格专场音乐会或贝尔格的《沃采克》音乐会相比，这样的演出票要好卖多了。

很多音乐家，无论是从事声乐还是器乐，都对《弥赛亚》爱恨交加。从一方面讲，多年来连续或断断续续的演出使他们产生了枯燥感。但从另一方面讲，《弥赛亚》也成了简单的曲目，因为演出几遍后你对曲谱都熟悉了。（如果演出四五遍以后你还不能吃透曲谱，那恐怕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了^①。）

暂且不提《弥赛亚》的持久影响和魅力。一部用来为别的节目垫场、作曲家为挣钱糊口用了约3周时间赶作出来的作品居然也备受欢迎，真有点不可思议。（当时尽管亨德尔在事业上已成为令人尊敬、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但钱还比较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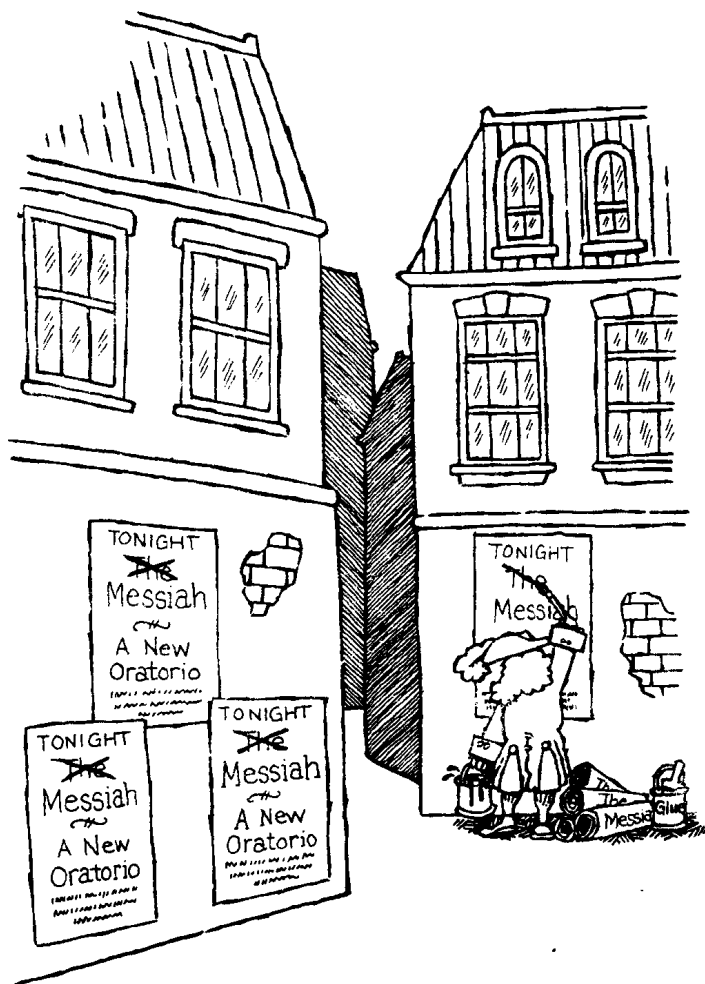
公正地讲，不仅是经济上的原因触动了亨德尔。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甚至超过他们，既讲求实际又会交易。但亨德尔的确有他不同凡俗的一方面。中青年时他是不常光顾教堂的，但晚年的亨德尔却应该由于虔诚地参加教堂活动而获奖。当时的他准时无误每天两次去往圣乔治小教堂。该教堂坐落在汉诺威广场，就在他住的布鲁克大街拐角处。临近的死亡最能感召一点宗教的虔诚。

谈到作品本身，创作“哈里路亚”合唱曲时亨德尔曾这样描述过：“我好像看到了坐在圣座上的上帝，他所有的天使都围绕着他。”

说不定那正是他刚吃过的什么东西吧。

① 小号演奏者们很容易就能掌握。他们拿着整个晚上工作的报酬，但演奏的声部只在“哈里路亚”合唱曲里和其他几个段落中出现。你要是得到这么个差事就美了。

《弥赛亚》的定冠词



纠正一个误解

有关亨德尔杰作的争论热点之一是如何去称呼它。也许在诸如“上帝存在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糟糕的天气总是出现在周末”之类的问题当中，这个问题还算不上紧迫。但作为无法当即给出答案的一个问题，它也的确够难为人了。

你不妨亲自去看一看。问上 10 个人他们认为哪一种是正确的：Messiah 还是 The Messiah。我敢打赌答案不会统一起来。在你下次的聚会上，这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当然，这也可能要取决于你参加什么样的聚会了。）

很多人习惯用 The Messiah，总觉得 Messiah 显得不够完整，前面加上个定冠词会使它更像一个题目，而不是某个人的名字。也许他们认为这个定冠词赋予作品一种权威：它不是一种平庸而又俗气的弥赛亚 (Messiah)，而是形成一种固定形式的弥赛亚 (The Messiah)。

也许他们还认为，不这样就会把弥赛亚混同为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而他们和伟大的亨德尔简直无法相比。（顺便说一下，陷入困境时这倒不妨是一个绝招。你可以永远用“亨德尔的弥赛亚”称呼它，这样做有时会显示出我们无意涉及其他人士^①。）

事实上，这一不起眼的小课题已经成了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之间的分水岭。总的来讲，你们这些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可能会乐意使用 The Messiah，而音乐家们和受过严肃音乐教育的，及那

①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曲家要冒这个险，他们都明智地避免将他们的任何作品称为《弥赛亚》。谁愿意无是生非呢？



些假装也受过同样教育的人通常只简单地称其为 Messiah，不加定冠词。

音乐家和准音乐家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势利的团伙，最能使他们自命不凡的莫过于让你感觉他们懂得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除了争论音乐史方面的疑难点，在定冠词这类小问题上显示一下才能要方便得多，还能夹带出点外国语法和一些语言学知识。

我自己就是用 Messiah 的人，原因很多（但至少不含势利）。首先要提及一点点语法和语法学。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语的敬语称呼，意为“救世主”（The anointed）或“被选中的”（The chosen one）。你看，既然这两个标题前面都设置了定冠词，再加上一个定冠词就显得累赘了。再者说，你也不能把它说成 The The Messiah，这也毫无意义嘛^①。

更切题地说，亨德尔从来不用“The”^②。无论是在小纸片上还是在任何地方用文字来表示其作品时，他总是简单地称其为“Messiah”。

因此我想像，如果这样去称呼它是亨德尔的初衷，那么我们也应奉行。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得到一点尊重。

① 不是有个流行乐团叫做 The The 吗？不要把它与先生先生（Mister Mister）或杜兰杜兰（Duran Duran）混在一起。

② 好，就算他在遗嘱里曾经用过一次，那也是在晚年临终前的弥留之际，他那时头脑不清醒，说漏嘴了。

全面剖析亨德尔



亨德尔的父亲梦想儿子从事法律工作

尽管亨德尔笔耕不辍，创作所谓“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独身作品”，他一生的开始平淡无奇，几乎不值一提。但在头角峥嵘之前，他最善于等待适当的机遇。

1685年2月23日，亨德尔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了便于你在那天要寄张卡片或赶在第二天接受洗礼什么的，我说详细些。）教堂的登记人给他起名为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erich Händel）。他移居英国并成为英国公民后改名为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不错，如果他不远万里移居英国只是为了把名字改成英国式样，那就都容易多了。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下让你抓住把柄了，原来亨德尔的拼写是一塌糊涂。）

先不管他的名字如何拼写，亨德尔的出生地是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座美丽的河畔小城。这座小城全名叫哈雷安德萨尔利，但这个称呼只有吹毛求疵的德国人和旅游推销者们使用。说到吹毛求疵，我应该阐明当时的哈雷还不算德国的一部分，而是一小块单独的公爵领地，坐落在萨克森地区。萨克森由开始的一个区域变成了一个王国，又变成了公爵领地，后来又被普鲁士给兼并了一段时期。（普鲁士人当时有兼并邻国的嗜好，这也为他们佩带那种又高又尖、滑稽可笑的头盔提供了机会。）再后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萨克森成为蓬勃发展的魏玛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没有延续多长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克森地区成了东德的一部分。但现在柏林墙没有了，它又成了整个大德国的一部分。这一切发生得是那



么有趣。

不管怎样讲，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期间里，关注此类事情的人都会认为哈雷是萨克森的一部分。萨克森有自己的首脑——选帝侯，他在执政中充分利用了剧院、音乐、舞蹈和一般的娱乐形式。哈雷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娱乐圣地。（奇怪的是，别看诸侯的头衔叫“选帝侯”，但他也不是被选举上来的。是一种从父母往下传的世袭制度，伴随职位传下来的还包括其家里的马匹和银器。）

实际上，萨克森被选帝侯统治的年代在亨德尔出生以前就结束了。1680 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之后，哈雷由接壤地区布兰登堡的选帝侯接管。当时他对当地的情况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尽管有了新的选帝侯，当地的哈雷人民也不将自己称为布兰登堡人，而是一如既往地将自己视为萨克森人。无论各种古老而又愚蠢的条约怎样规定，他们顽固到底。

大部分土地的易手主要借助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不要问我威斯特伐里亚在哪，我们目前没有时间去顾及它。）《蒙斯特条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的签署使瑞典得到了波罗地海海湾，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大部分洛林，德国王公们同意停止企图互相残杀，等等，等等。这似乎也是每一个人所最期盼的，尽管最后没有达到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它至少给那“条约”战争的年代划了一个句号。也该划个句号了^①。

哈雷是个工业城镇，主要以盐、碳酸钾及褐煤这几种矿产业而著名。在当时，褐煤的名气要比现在大的多。亨德尔有一次曾说过

① “三十年战争”是从 1618 年至 1648 年，所以说它的确持续了 30 年。从另一方面讲，一百年的战争是从 1337 年至 1457 年，打了 120 年。有可能他们当时只忙着打，顾不上去数了。

该回到盐矿去了，他当时是有所指的。

新继任的布兰登堡选帝侯是萨克斯威森佛尔斯的伯爵，名字叫约翰·阿道尔夫。这个人实际上不喜欢哈雷这座城镇，更无意在那里定居，因此就把整个宫廷迁至威森佛尔斯，他认为那儿的生活会更好些。从那时开始，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曾经精辟描述的那样：“哈雷小城从宫廷气派十足的繁华与辉煌一落千丈坠入了自治小区的枯燥与乏味”。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管怎样，要是出于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一致起来只说亨德尔出生在德国，其他什么都不谈，这就会减去很多麻烦。这样好不好？（巴赫的出生地是图林根，那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不要往那方面引导我^①。）

亨德尔一家在17世纪初从布雷斯劳（原德国、现为波兰的佛罗茨瓦夫）搬到了哈雷。他的祖父瓦伦丁·亨德尔是个铜匠，后来被选到市政厅，当上了城镇政府的面包过磅员^②。

追溯亨德尔的世系有时非常复杂，就像音乐历史学家赫伯特·威因斯托克说的那样：“亨德尔家庭成员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姓氏拼写不一致”。有 Händel、Hendel、Hendtler、Handler、Händl、Hendal 等不同的式样，很显然，全家无一人善于拼写。

亨德尔的父亲老格奥尔格·亨德尔是哈雷城镇上的霍雷肖·阿尔杰故事里的人物（“霍雷肖·阿尔杰故事”指通过自力更生、奋发努力而取得成功的人物。——译者）。他开始是给选帝侯做仆从

① 在17世纪要想弄明白德国的政治地理需要真正的天才，而现在它则是一种被人们丢掉的艺术。

② 在17世纪，德国人将面包的重量测量看得非常严肃，几乎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的政治历史一样。